

幸存者

THE SURVIVOR



(美) 凯尔·米尔斯
KYLE MILLS 著

程建农 译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
凯尔·米尔斯接棒创作

续写美国CIA特工传奇故事

(美) 文斯·弗林 米奇·拉普系列 最新小说

漓江出版社

幸存者

THE SURVIVOR

(美) 凯尔·米尔斯 著

Kyle Mills

程建农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THE SURVIVOR: A MITCH RAPP NOVEL by Vince Flynn and Kyle Mills

Copyright © 2015 by Cloak & Dagger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mily Bestler Books /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2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美)凯尔·米尔斯(Kyle Mills)著;程建农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SURVIVOR
ISBN 978-7-5407-8140-8

I. ①幸… II. ①凯…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7103号

策 划:叶 子
责任编辑:叶 子
装帧设计:何 萌
责任营销:景迷霞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1.25 字数:170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7817768)

致文斯·弗林
他感动了无数生命

致谢词

感谢我的经纪人西蒙·利普斯加,在提出续写米奇·拉普系列小说的时候他想到了我。感谢斯洛安·哈里斯和艾米丽·贝斯特勒的信任、鼓励和他们的真知灼见。感谢我的母亲,她多年来一直是拉普迷,也是一位忠实的读者。感谢罗德·格雷格,他帮助我理顺所有与枪支有关的知识。

最后,感谢文斯的朋友、家人和粉丝,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帮助。是你们的热心与信任,促使我坚持完成写作《幸存者》这个似乎难以逾越的任务。

楔子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斯科特·科尔曼从彩色显示器前转过身去，瞅了瞅右边。按照美国标准，这辆厢式货车差不多算个玩具车，后座只能凑合容下他和他那套监控设备。前座就更局促了，乔·马斯里克二百二十磅^①的大块头塞在方向盘后面。雨水汇聚在风挡玻璃上，让窗外古老的排屋和狭窄的街道变得影影绰绰。这里的街道真是够窄的，车子通过时有两个车轮必须开在人行道上。

在这个城市里，开车一周刮蹭的人数不超过三个就说明驾驶技术很高超了。在城里行动几天后，他们放弃了继续开车盯梢一个行人的可能性。之后，他们便一直匆匆忙忙地从一个非法停车点跑到另一个非法停车点，好让他们的监控摄像头信号最强。在一个几乎完全是石头建成的城市里，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你那儿怎么样，乔？”

“很好。”当然，这是撒谎。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位前三角洲特种部队战士最近在喀布尔伏击战中被子弹射中了。那次伏击战造成一大群阿富汗警察死亡，让米奇·拉普差点在

^① 1 磅约为 453.6 克。——编注

他自己制造的爆炸中丧生，还迫使他与路易斯·古尔德痛苦地结盟，而后者是杀害拉普家人的杀手。

马斯里克本来应该在家里养他肩膀上的伤，但是他坚持要求参加这次行动。带上他可费了一番事儿。医生们担心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伤，但是有时候尽快重整旗鼓可能更有利，趁怀疑还没悄悄产生。

“很高兴听你说还不错。我们的信号看来很稳定，现在正向北移动到一条相对开阔的街上。我们应该还可以在这里待上一小会儿，不过要做好开车的准备。”

“好。”

马斯里克就答了一个字，他的言简意赅与胳膊上的剧痛可没什么关系。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吐出的话总是不超过两三个字。

科尔曼的注意力回到固定在货车车厢一侧的屏幕上。画面大幅度地来回摆动着，因为摄像头藏在手提包里，而手提包又被它的主人挂在手上。天空。懒洋洋地躺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的野猫。一双实用的鞋子上露出来的粗大的脚踝。

那双腿和暇步士鞋子是碧碧·金凯德的，碧碧是一个体态丰满、头发灰白的妇女，一点儿也不像是他的公司“海豹突击队拆建救援公司”的雇员。碧碧有一些突出的天赋，因此她长大成人后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监控专家。她相貌平凡，身材走样，还有点弯腰驼背，走路拖着脚，这些都使得她跟个消防栓似的毫无特色。但是，她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过目不忘”经常用来形容人不怎么忘事，但是用来形容碧碧，可是少有的恰如其分。实际上，正是由于她这种无懈可击的记忆力，联邦调查局的心理学家们才让她早早退休。她年纪越大，就越需要努力去区分昨天发生的事情和数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对她而言，对一切的记忆都是同样的鲜明。也许她不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才了，不过，她还没收拾完自己的办公桌，米奇·拉普就给她打来了电话。

这样一个女人，能让科尔曼想起他妈来。他不得不承认，看到她出现在他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公司门口，感谢他不仅给了她工作，还慷慨地提供了心理医疗保险时，他是有点气恼的。然而，与往常一样，拉普是对的。碧碧相当有价值。

科尔曼看了看另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是伊斯坦布尔的气象云图，上面一个蓝点代表碧碧的位置。蓝点突然左拐，开始下台阶，向海滨走去。“好了，乔。她转向东边了，我们快要失去她的信号了。我们能跟上她吗？”

“老太太就爱到处走。”马斯里克说道，不得不返回到城市的拥堵中艰苦跋涉让他气恼，他不愿意让人从他的话音里听出尊敬来。

科尔曼笑了笑，他们的车子从路沿上开走。他的手下都是前特种部队成员，主要来自海豹突击队、三角洲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侦察营。不过，碧碧穿上合适的弹力长筒袜，就很可能把他们统统都搞垮。

他伸出一条腿，抵住他那采用最先进技术的电子设备，防止货车开上雨后打滑的山坡时设备倒下来。在主显示屏上，碧碧的摄像头一掠而过他们正在跟踪的人。他没什么可看的。身高五英尺八英寸^①，有点偏亚洲人的长相，普普通通的套装拉得紧紧的，用来挡住风雨。然而，瓦西里·朱托夫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安插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FIC）的最高级别的间谍。他代号“坐牛”，是中情局最秘密、最难得的特工。

问题是，没人能确保他的身份仍是个秘密。更糟糕的是，不仅仅是他的伪装可能已被揭穿，最近二十五年来中情局招募的几乎所有特工的秘密身份都有可能泄露了。像科尔曼这样的团队已被部署到全球——然而分布人力不足，除了对谁可能是目标做出有根据的猜测外，什么也做不了。

这一切因一个人而起：已故的“里克”——约瑟夫·里克曼。

① 1英尺约0.305米；1英寸约2.54厘米。——编注

里克曼是最近八年来驻扎在贾拉拉巴德^①的中情局特工，主要负责阿富汗战争中中情局方面的事务。传闻说他的智商超过 200，而据科尔曼跟这个人打交道的经验，他没有理由驳斥这个数字。

数年来，十亿美元中的大部分由里克曼经手，资助购买武器，贿赂当地政要，天知道还用来干了些什么。里克曼几乎跟这个国家的每种角色都有关系，他调查追踪这个地区分崩离析的复杂的武装力量很有一手。要是问到海洛因贸易对叛乱的经济影响，他能像哈佛大学的博士一样讲上一堂课；相反，如果问到谁都没听说过的两个山庄之间鸡毛蒜皮的家族冲突，他也一样能讲得头头是道。在中情局，唯一一个有望跟上这个男人头脑的人是艾琳·肯尼迪，但她有太多事情要占用精力了。

不幸的是，几个月前，里克曼完全丧失了理智，他打造的纸牌屋全都坍塌了。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问题，还是仅仅因为阿富汗的混乱和绝望，没有人知道。不过，大家确切知道的是，里克曼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副将阿赫塔尔·杜拉尼共同策划了一起阴谋，背叛了中情局，背叛了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之共同奋斗的同事们。

里克曼杀死了自己的保镖，假装自己被绑架，甚至发布了一个令人作呕的视频，其中他被两个伪装的极端分子严刑折磨。此举在美国情报界像是引爆了一枚炸弹。以里克曼惊人的智商和数十年在中情局成功的军事行动经历，谁也不知道他掌握了多少情报，也不知道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会泄露多少机密。恐慌随后而来，无数秘密特工要求调离，请求美国大使馆庇护，总的来说，引起了一场对美国间谍网络的意外关注。

在那个伪造的审讯视频中，里克曼泄露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在兰利市尤其引起了一阵恐慌，那就是：坐牛。俄罗斯并不是里克曼军事行动的威胁，而那个人的身份是中情局保守的最深的机密。那是转移视线之

① 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译注

举吗？或者不过是他偶尔听到的一两个无意义的词而存储在他那个强大的大脑里？还是他确实掌握了足以揭露这个俄罗斯人的情报？

朱托夫向左拐进了一条巷子，碧碧踌躇起来。在下午的这个时间，伊斯坦布尔的街道通常都挤满了人，但是他们要去的那个街区全是颓圯的空房子。从那个晃晃悠悠的摄像头来看，街上只有两三个人。

“乔，”科尔曼说道，“你看到地图了吗？他向北拐了。我们能赶到他前头吗？”

“也许吧。交通太堵了。”马斯里克嘟囔着，改道重新驶上边道，躲开一辆货运卡车。

“碧碧，我们正在绕过来，”科尔曼对着夹在衣领上的麦克风说道，“别走那条巷子，走旁边那条。这两条巷子另一端都是到同一个广场上。”

“收到。”

虽说报酬不错，但科尔曼开始想，他被困在这种盯梢的琐事上，还得多久，这种琐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浪费时间。里克曼和杜拉尼两个人都死了，这件事本来也应该到此为止。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低估里克曼提前计划五十步的能力。局里每个人都相信，里克曼大范围传出的机密情报，比他贴到网上的那个折磨视频中所透露的要更多。不过，肯尼迪想得更远。她担心里克曼可能已经想好了在他死后继续与局里为敌的方法。科尔曼觉得这有点过虑了，不过他只是个战士。制定行动战略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肯尼迪和拉普。他们擅长此道。

“斯科特，”碧碧通过无线电说道，“你收到这个了吗？”

科尔曼已经看习惯了摇摇晃晃的画面，现在画面却稳定下来，她把装在手提包上的摄像机对准了一个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的男人。那人点燃一支香烟，看上去跟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他这个年纪的土耳其人没有两样。

“我以前见过他，”碧碧说道，“两天前。坐电车到了商业街。他从商店里出来，跟了目标六个半街区，然后拐弯走了。”

那人似不经意地走进俄罗斯人刚刚消失其中的那条巷子，科尔曼低

声咒骂了一声。通常，这时候他应该问她是否确定，不过这没什么意义。大家都知道，碧碧认脸从不会出错。

“碧碧，你怎么想？有可能是巧合吗？”

“可能性微乎其微。”

“好。继续到下一条巷子，我们瞧瞧这个家伙会不会跟你认识的其他人交易。”

“收到。”她说道。

科尔曼伸手去拿加密卫星电话，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拉普不会很高兴。

第一章

美国

西弗吉尼亚州

哈帕斯渡口附近农庄

肯尼迪开始觉得安全屋像个监牢了。她耐着性子浏览的行动后的任务报告多不胜数,不过根据她在中情局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可以很保险地说这个数字会是三位数。刺鼻难闻的烟味、过量的咖啡、不足的睡眠、太少的锻炼,结合在一起,释放出一种太过熟悉的紧张感。她想,她要离开。必须离开,真的。但作为中情局的局长,她又不能直接消失一个星期。

她花了好多天,将自己几乎完全锁在兰利七层办公室的隔音门后边,企图解决所谓里克曼事件引起的混乱。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竖起了眉毛。这类事件总是会引起严重的损失,但问题是有多严重。

肯尼迪没有责怪拉普杀了她的近东幕后行动负责人。把他弄出巴基斯坦可以想见是困难重重的,特别是在那个两面三刀的混蛋中将杜拉尼被杀了之后。如果拉普设法让里克曼活着,他们手上的这个人,其变态的智力会播下众多假情报和异议的种子,到他完蛋的时候中情局也已经从内部自相蚕食了。不行,他们最好还是除掉里克曼。就如赫利喜欢说的那句话:“死人不会开口说谎。”

但死人也给不了情报,这正是肯尼迪把自己整日锁在屋子里想要做出评估的原因。拉普从杜拉尼中将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以及一些硬盘。都是里克曼的,她优秀的手下正在仔细研究那些加密的中情局文件,试图判断出哪些特工、密探和间谍可能已经受到了牵连。鉴于目前的敏感性,有一个行动尤其让她焦虑,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事态将会偏离正轨,就这个特殊事件来说,“偏离正轨”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

“我们要怎么处理他呢?”

肯尼迪慢慢合上厨房餐桌上的红色文件,摘下褐色的眼镜,揉了揉疲倦的眼睛。

迈克·纳什在她面前放了一杯刚沏的茶,坐了下来。

“谢谢你。”过了一会儿她补充道:“我不确定我们该怎么处理他。眼下我把这件事留给他们俩来决定。”

纳什朝玻璃拉门外面看,夜幕正降临到米奇·拉普和斯坦·赫利的身上。肯尼迪命令他们出去吸烟。纳什虽然不太确定,不过他们可能也在喝波旁酒。“我不是指古尔德。我的意思是,我也很在意怎么处理古尔德,但是眼下,我更担忧怎么处置米奇。”

肯尼迪对此已经厌倦了。她曾与他们的特派精神科医师谈起纳什和拉普之间的紧张关系,她和医生的意见大体一致。拉普有好几年是纳什的上司,通过几次相当漂亮的操作,拉普终结了纳什的秘密职业生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这么做,则有点复杂,不过最后明摆着是一个高尚的举动。纳什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拉普不想看到这一切都毁在由别人掌控的危险生活之上。从纳什的角度来说,他觉得拉普背叛了他。拉普跟他的朋友分享军事行动的内容细节越来越少,他们的亲密关系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纳什现在主要待在兰利和国会山。

“我知道你很担心,”肯尼迪说,“但是你必须停止控制他的企图。相信我,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去尝试,能做得最好的就是在大方向上轻轻推动他。”

纳什皱起了眉头。“他的结局会像斯坦一样。一个尖酸刻薄、孤独终

老的男人，死于肺癌。看看斯坦……到现在他都不肯把那该死的玩意儿戒掉。”

“不要品头论足，迈克，”肯尼迪的话音里透着疲惫，“他经历了太多。他选择如何退出不关别人的事，只是他自己的事。”

“但是米奇……就像青天白日一样明显。那就是他在走的路。”

肯尼迪啜了一口茶，仔细思量了好一会儿。“我们都不适合做那种朝九晚五、白色尖桩篱笆后的工作。他就更不适合了。”

“不是。但他每次出去总是怪事儿一箩筐。”

“我过去也这么想。”肯尼迪微笑起来，“后来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是什么？”

“他是一个幸存者。”

第二章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上空

中情局的湾流 G550 飞机开始慢速倾斜飞行，米奇·拉普朝窗外瞥去。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在正下方，舟船驶过后形成道道条纹状的波浪，一座横跨欧亚大陆的桥梁将海峡分成两半。熟悉的景象——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交通拥挤的街道，还有古老的清真寺。

薄雾凝聚在飞机周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向后靠到椅子上，闭上眼睛，让思绪回到他第一次到那儿的时候。回到很多年前他的第一次暗杀。

那个人名叫谢里夫。表面上，他是一个成功的、很受人尊敬的地产投资商。而实际上，他众多的投资组合不过是洗黑钱，谁愿意接受他的出价，他就把武器卖给谁，挣了好几亿美元。很奇怪，在拉普的脑海里，这次暗杀的细节比后来的许多次都更为清楚鲜明。通过中情局错综复杂的控股公司给他租的那间小公寓，他仍然能够闻到它的味道。他还能记起自己最爱的伯莱塔 92F 手枪拿在手上的感觉，比训练时更沉、更凉。

忆起那次军事行动的细节，一丝不易察觉的略带尴尬的微笑浮上他的脸庞。他将赫利·斯坦的计划完全弃之不管，这部分是出于年轻人的鲁莽，部分则是要羞辱那个男人。他跟着目标进了一座他仅略微有所了

解的公园,现在来看他简直业余得要命。他还使用了多个回合,实际上一个布置妥当的回合就足够了,这也是赫利一喝多了就会拿来嘲笑他的事情。不幸的是,这是活该的。

在二十四岁正年轻的时候,拉普是这颗星球上最训练有素、最有天分的杀手之一。然而,二十年之后,他发现当年的自己是那么经验不足,那么过于自信。怪不得他总是让那老头子抓狂。

通常,拉普坐飞机时都会睡一觉。他喜欢 C-130 飞机的轰鸣声,而湾流则以其豪华座椅弥补了白噪声不足的缺憾。不过这一次,从美国飞过来的一路上他一直都很清醒……脑子里有太多事儿了。

首先就是斯坦·赫利——他曾经鄙视这个男人,赫利在谢里夫任务之后,一门心思想要不动声色地开除这个猎户团队的新雇员。拉普从来没有问起过,不过他能想象出赫利和肯尼迪就此事激烈争辩的程度。老头子大叫着拉普已经失去了控制,而肯尼迪则冷静地称赞他们这位年轻雇员有潜能。要是她在这一场争论中输了,那事情就有趣了。谁会胜出呢?他,还是赫利?

这是一个永远回答不出来的问题。他的老朋友快要死了。他在一英里之外都能闻到赫利身上发出的死亡的味道。每个人最终都会如此。有一天他也一样。

拉普睁开眼睛,不过没有费心再往窗外看。总想着赫利的癌症不过是浪费时间。那是他管不着的事情,他有更大的火要去扑灭。

斯科特·科尔曼在两个小时前发来的最新情报显示,俄罗斯人对坐牛的监控越来越密集了。随着事态发展,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让他忧虑的是,这个人为什么突然被跟踪。当然不会仅仅因为里克曼在视频上简单提及了这个代号。俄罗斯国内安全部门——联邦安全局(FSB)本来不会将这个代号跟瓦西里·朱托夫联系起来。不会。唯一的答案就是,在拉普把一颗子弹送进里克曼的脑袋里之前,里克曼已经泄漏了更多的机密情报。但是有多少呢?

飞机放下起落架的轰鸣声充斥着客舱。拉普清空脑子里上千种灾难

场面,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手边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直在跟踪朱托夫,想看看后者能否引出他们感兴趣的人,不过现在科尔曼小组发现的一些活动表明,俄罗斯人准备要表演了。

问题是该怎么应付。对中情局的网络,朱托夫并不了解什么具体有用的事情,而他伪装的身份似乎已经暴露了。因此大多数在兰利坐办公室的人愿意选择按兵不动,任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抓走他这个方案。这不过是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他们与俄罗斯人玩的游戏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

而拉普觉得——肯尼迪也多多少少觉得——这种牺牲是不能接受的。坐牛将自己置于危险之境,帮助中情局遏制俄罗斯难以预料又通常是自毁性的冲动。这么多年来,拉普与很多间谍共事过,很多人成了叛徒,为了金钱、性爱或是报复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他们可能是有用的,但绝不能被信任,也不值一提。

朱托夫不同。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相信以它的潜力会成为世界上的积极力量。从一开始他就清楚表明,他绝不会泄露军事秘密,并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报酬。拉普很钦佩他,他绝不能将这个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处境。

外面还有多少个坐牛?在里克曼的假刑讯视频里供出的所有特工,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安置——要么消失、死亡、躲到美国大使馆,要么由科尔曼这样的小组掩护。里克曼还知道些什么?在拉普杀了他之前他还向谁泄漏了情报?

他们降落到这座私营机场唯一的跑道上,这时开始下起雨来。飞机滑行的时候,拉普走上前,从壁柜里取出露营用具,等待飞机轰鸣着停到一个停车场旁边,那里三三两两地泊着汽车。驾驶舱门仍然关着,他宁可如此,因此他自己开了舱门,跳了下去。

迅速扫视周围,没有什么动静。汽车似乎都是空着的,如之前约定的,机场没有人来迎接他。他翻起皮夹克的衣领挡住脸,不仅为了避开塔上向下看的人,也为了避开他自己的机组人员。